

中国现代名家
经典文库

龙厚之滨

石译旌

中国现代名家经典文库

石评梅卷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名家经典文库/姜德铭主编.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1.11

ISBN 7-104-01423-3

I. 中… II. 姜… III. 文学—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1140 号

中国现代名家经典文库

姜德铭主编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忠信诚印刷厂

9035.6 千字 850 × 1168 毫米 1/32 开本 印张 403.375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 套

ISBN 7-104-01423-3/I·571 定价:3960.00 元(全 32 卷)



前 言

石评梅（1902—1927）出生在山西平定的一个山城，家乡秀美的山水滋养了她至情敏性的文学趣味，而家庭不和谐的声音又让小小的石评梅变得多愁而善感。童年时代受国学根底很好的父亲影响，让她在接受新式教育之余又通悉了四书、诗经。十八岁时石评梅只身赴京求学，并考进女子高等师范体育科。其间与一位受托照顾自己的有妇之夫发生恋情，涉世未深的石评梅投入了自己的全部情感换来的却是刻骨的伤痛。正是在这种交织着恋爱的喜悦与伤痛的背景下，石评梅开始了文学创作。但经历了一次感情的巨大打击后，石评梅在顽强地面对生活时是笼罩着一层浓重的失望的，直到她受到真挚的情侣、中国共产党最早的革命家之一高君宇的热情感化和思想影响以及他病逝的刺激之后，她对人生和艺术的态度才终于发生了深刻的转变。1927年，年轻的石评梅不幸被脑炎夺去了年仅26岁的生命。

石评梅的小说带有浓郁的自叙传和主观抒情色彩，多借自身或周遭人的悲惨命运抒写旧社会旧礼教的冷酷和可怕，从而产生伤感的和反抗社会的情绪。在她短暂的创作生涯中，大体可以理出三个不同时期。在石评梅刚刚投身于文学创作时，她还是一个未经世事的孩子，所以凭着热情写出的诗文，形式与内容都略嫌单薄。随着感情生活的不幸接踵而至，石评梅的创作思想有了显见的变化，她了



解了什么是人生，什么是深刻的哀痛，人生观趋于悲观，情与理在她的创作中发生了极大的冲突。真正让作者内心发生激转的是高君宇的热诚与死，从中她的思想由悲哀中找到了出路。这一时期也是作者小说创作的高峰期，连续写出数十篇小说，其中的代表作有《红鬃马》、《匹马嘶风录》等。创作于1927年的《匹马嘶风录》显示了同时代女作家中罕见的艺术分量。作品塑造了一位充溢着气宇轩昂的豪情的新女性形象何雪樵，她家破人亡，辞别情侣，南下漂泊。最终当上革命军中的随军救护，在血肉纷飞的战场上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小说人物性格丰满，内心描写尤为真切感人，技巧已相当娴熟。这一时期作者不仅在小说创作上成就卓著，她的散文创作也同样走向成熟。正因为与高君宇的“冰雪友谊”，致使她爱情题材的散文饱含血泪，哀婉动人，缠绵悱恻。尤其是《狂风暴雨之夜》等十多篇悼念文章，感情的潮水有似惊涛拍岸、震撼人心，堪称传世佳作。

要不是过早的离开人世，石评梅应该会成为文坛上很有作为的女作家，这从她生前的作品中可以窥测得到。本文库收录了石评梅文学创作的经典之作，从中可以使读者看到这位命运多舛的女作家天赋的才华。



目 录

小 说

“只有梅花知此恨”	(1)
病	(5)
弃 妇	(10)
红鬃马	(16)
祷 告	(28)
归 来	(38)
余 辉	(43)
白云庵	(46)
被践踏的嫩芽	(56)
流浪的歌者	(63)
匹马嘶风录	(75)
忏 悔	(92)
林楠的日记	(103)
晚 宴	(115)
惆 怅	(118)
卸妆之夜	(121)
冰场上	(124)
毒 蛇	(127)



噩梦中的扮演	(131)
偶然来临的贵妇人	(133)

散 文

寄海滨故人

母 亲	(136)
醒后的惆怅	(146)
梦 回	(148)
归 来	(153)
父亲的绳衣	(156)
蕙娟的一封信	(159)
恐 怖	(165)
社 戏	(169)
爆竹声中的除夕	(172)
一 夜	(177)
小 苹	(182)
小 玲	(186)
漱 玉	(191)
素 心	(196)
露 沙	(201)
深夜絮语	(205)
痛哭和珍	(209)
梅花小鹿	(213)
玉 薇	(216)
寄山中的玉薇	(220)
寄海滨故人	(224)
梅 隐	(232)
给庐隐	(236)



婧 君	(241)
寄到狱里去	(246)
朝霞映着我的脸	(251)
低头怅望水中月	(254)
寄到鹦鹉洲	(256)
绿 屋	(260)
沅 沁	(263)
花神殿的一夜	(267)
心情底践踏	(270)
我永远没有明天	(272)
浅浅的伤痕	(274)
触目的痛创	(276)
一片红叶	
天 辛	(278)
微醉之后	(281)
夜 航	(284)
“殉 尸”	(288)
一片红叶	(292)
象牙戒指	(295)
最后的一幕	(298)
缄情寄向黄泉	(302)
狂风暴雨之夜	(308)
我只合独葬荒丘	(312)
肠断心碎泪成冰	(318)
梦回寂寂残灯后	(323)
我沉沦在苦忆中	(329)
雪 夜	(332)
墓畔哀歌	(336)



凄其风雨夜 (341)

寄露沙 (343)

春之波

葡萄架下的回忆 (345)

春之波 (351)

心之波 (352)

红粉骷髅 (357)

《妇女周刊》发刊词 (359)

同是上帝的儿女 (361)

总 账 (363)

董二嫂 (365)

血 尸 (370)

我是有福的人 (373)

战 壕 (374)

致全国姊妹们的第二封信 (377)

报告停办后的女师大 (380)

女师大惨剧的经过 (386)

再读《兰生弟的日记》 (391)

无穷红艳烟尘里 (399)

梦 呓 (401)

偶然草 (404)

灰 烬 (406)

龙潭之滨

模糊的余影 (410)

龙潭之滨 (477)

翠峦清潭畔的石床 (481)



小说

“只有梅花知此恨”

这是夜里十点多钟，潜虬坐在罩了碧罗的电灯下，抄录他部里的公文：沙发旁边放着一个白漆花架，紫玉的盆里正开着雪似的梅花。对面墙上挂一幅三尺多长的金漆钻花玻璃镜框里面的画片，是一个穿着淡绿衫子的女郎，跪在大理石冢前，低了头双手抱着塑在墓前的小爱神：后面是深邃的森林，天空里镌着半弯秋月，几点疏星。

潜虬似乎有点儿疲倦，写不了几个字，他就抬起头来，看看这幅画片：有时回头向铜床上望：盖着绣花紫绸棉被的，已经入梦的夫人。

今夜不知为了什么，飘浮在他脑幌上的都是那些纤细的银浪，是曾经淹没过他整个心魂的银浪。他无意识的站起来，伸了伸懒腰，遂慢慢踱到那盆梅花跟前，低了头轻轻吻着：一直到清香咽入温暖的心房时，沉醉的倒在沙发上，那时皎洁辉煌的灯光，照着他泛着红霞的面靥！

这时候忽然客厅的电话铃响，他迷惘中睁开眼惊讶的向四周望了望：停了一息，差人进来说：“周宅请老爷说话。”他想了想说：“问清楚是找我吗？”差人低低的说：“是的，老爷。”

他慢慢踱进那间庄严富丽的客厅，电灯上黄白流苏的



光彩，照着他惺忪睡眼：脑海里像白雁似的思潮，一个个由茫远处急掠的飞过！沉思了半晌，才想起他是来接电话的，遂坐在电话旁边的一个玫瑰绒躺椅上：“喂！你哪儿！找谁！”

“你是谁？呵！你是潜虬吗？……你是八年前北京大学的潜虬吗？”

“是的，我是潜虬……声音很熟。呵！你莫非蕙妹吗？”

“潜虬：我是蕙蕙，我是你西子湖畔的蕙妹：你近来好吗？你一直莫有离开北京吗？咳！潜虬：八年我们莫有通消息了；但是你能想到吗？我们在公园的荷花池前曾逢到一次，崇效寺枯萎了的牡丹前，你曾由我身边过去。”

“蕙妹：真做梦都想不到你今夜会打电话给我，你怎么知道我的号数呢？”

“今天下午我到一個朋友家赴宴，无意中我看见一本你们部里的人名录，翻出你的名字，我才转道你原来也在北京，后来我便知道你的住址，和电话号头。”

“蕙妹，想不到今夜我们还有个接谈的机会，咳！我毕业以后，一直就留在北京；后来因为家乡被海寇扰乱的缘故，民国十二年的八月，我回南把家搬出来。你大概不知道我是死？是活？更不知道我是近在咫尺，还是远在天涯？但是我：在这八年里，我什么都知道你，你是民国十年由天津来到这里，又由西城搬到东城，现在你不是就住在我们这个胡同的北口吗？去年腊月底，有一天我去衙门，过你们门口时，确巧逢见你牵了那六岁的女孩上汽车：那时你穿着一身素服，面色很憔悴；我几乎要喊你。你自然哪能想到风砂扑面，扰扰人海的北京市上，曾逢到你八年前的潜虬呢？我此后不愿再过你门口；因此我去部



里时，总绕着路走。惹妹！惹妹！！你怎么不理我呢？怎么啦！现在你还难受吗？咳！我所以不愿意和你通消息的缘故，就是怕你苦痛！”

“潜虬，你怎知道我怎样消磨这八年呢？我是一点泪一滴血的挨延着：从前我是为了母亲，现在呢我又忍不下抛弃了小孩们。我告诉你，我母亲在去年腊月底已经死了，你逢见我的那一天，我正是去法源寺上祭。我从来不愿意埋怨父母，我只悲伤自己的命运，虽然牺牲的对得住父母，但是他们现在都扔下我走了，世界孤零零的只留着我。”

“惹妹！何尝是孤零零的只留着你，你岂不知世界上还有我是在陪着你吗？八年前的黄浦江上，我并不是莫有勇气，收藏起我的血泪沉在那珀石澄澄的江心；那时我毫无牵系，所以不那样做的缘故，当然纯粹是为了你，为了成全你的孝心，我才牺牲了一生幸福，为了使你不念到我的苦痛，我在这世界上才死里救生，这正是为了在这孤零零的世界上陪你。我常想哪怕我们中间有高山，有长流；但是我相信天边明月，一半是你的心，一半是我的心！现在你不要难受，上帝怎样安排，我们就怎样承受：你的责任，便是爱你的丈夫，爱你的儿女，我的责任，也是爱我的妻子。生命是很快的，转瞬就是地球上我们的末日，光华的火焰终于要灭熄的！”

“我现在很好，很安于我的环境；早已是麻木的人了，还有什么痛苦，不过我常想毁灭我们的过去，但是哪能办到呢？我愿意我永远这样，到我离开世界的那一天。你近来部里事情忙吗？你很久莫有在报上做文章了。”

“我本想毕业后就回乡村去，这污浊纷坛的政治舞台我真不愿意滥竽唱随；但是我总不愿意离开北京。部里事



忙的很，工作烦多是减少繁思的妙法，所以我这八年的生活，大都消磨在这个‘忙，字上。’

“喂！潜虬！子和已在上星期去了上海了，假如这时期，你愿意见到我时，我可以见你……”

“你应该满意现在的隔离，侯门似海，萧郎路人，这是我们的命运；我们是地球上最后的胜利者，我们是爱神特别祝福的人！我现在不能见你，我莫有理由、勇气去见你；你应该知道社会礼教造成的爱，是一般人承认的爱，他的势力压伏着我们心灵上燃烧的真爱。为了这个，蕙妹，我不愿见你；并且以后你连电话都不要打。这是痛苦，已经沉寂了的湖，你让它永久死静好了。蕙妹！你怎么了？蕙妹：你不要难受！呵！你怎么不理我呢？喂！喂！”

沉寂了，一切像秋野荒冢一样的沉寂；潜虬晕倒在那个玫瑰绒的躺椅上，旁边也一样放着一盆桃色的红梅，一阵阵冷香扑到他惨白的脸上。



病

窗外一片片飞着雪花，炉中的兽炭熊熊地燃着，我拥着浅紫的绸被，睁着半开的眼，向窗望着！这时恰是黄昏，屋里的东西，已渐渐模糊起来；病魔又乘着这黑暗的势力，侵入我这无抵抗的身体内。当时微觉有点头痛，但我的心仍觉清明的存在。迷离恍惚中，依稀听见枕畔有轻轻语声：

“母亲远在故乡，梅隐姐姐又在日本，云妹你哪里能病？”这凄清的声音，传到我的耳鼓时，不觉一阵心酸，眼眶里的泪又湿透了枕衣！但当我睁开眼看时，床前只有何妈，背着黯淡的灯光，拿着一杯煎好的药静静地低头站着。伊脸上堆满了愁纹，也似乎同我一样诅咒这苍天是如何的不仁呵！

我起来喝了半杯这不治病痛的药，仍睡下；我忽然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向何妈微微底一笑！但伊如何能知道我的笑是何种的笑呵？我把眼闭后，伊也蹑手蹑足，轻轻地出去了。我实在再无勇气看这惨淡的灯光；确是太凄凉而且恐怖了！一时间又将二十年来的波纹，都连续不断地浮上脑海，一幕一幕像电影一样，很迅速的转动。

一年一年的光阴催着我在痛苦的途程中工作，我未曾找到一株青翠的松枝！或是红艳的玫瑰！只在疲倦的床上，饮伤了未母辣的火酒，刺遍了荆棘的针芒！只见一滴一滴的血，由我心巢中落到土壤里；一点一点的泪，由眼



中逆流到心房，一年的赠与，只有惆怅的悲哀；我更何忍，对着这疏峭的寒梅，重温那迷惘的旧梦呵！

这样群众欲狂的新年，我只张了病幕，隔阻了一切；在电话的铃声里，何妈已替我谢绝了一概虚伪的酬酢。不过当爆竹声连续不断的刺入耳鼓时，我又想到家乡的团圆宴上，或者母亲还虚着我的坐位待我？伊们又乌能料到可怜的我，是病在天涯！

今天早晨雪已不下，地上满铺着银沙；让何妈把窗上的纱幔都掀起，顿觉心神舒爽！美丽的朝霞，正射在我的脸上；紫红的轻绢一层一层的退着，渐渐变成淡蓝的云座；那时由云幕中捧出了一轮金黄的太阳！再加蔚青的晴空，绚烂的云霞，白玉似的楼阁，雪绒似的花球；这一幅冬景——也可说是春景，确是太理想的美丽了；窗前小鸟，也啾着圆润的珠喉啾啾着；案头两株红梅，也懒松松地半开着！当一阵阵馥郁的清香，送到枕畔的时候，不禁由心灵的深处，发出赞美！这是半载隐逸的（也可说是忧愁的）生活中最快乐的一时。“自然”确能有时与人以莫大的兴奋和安慰！

这刹那的安慰只有少时间的逗留，悲哀的纤维又轻轻地跳动着——直到将全身都浸在悲哀的海里：那神妙的搏动，才肯停止。

沙漠中开不了蔷薇似的红花！谁也不能在痛苦的机轮上安慰我！我明知道世间，和被捣碎和伤沪的不仅是我！就是现在把理想的种子，植在我希望的田里；将镇痛剂放在我创伤的心上：也是被我拒绝的。我只觉我应当高声的呼喊，低声的啜泣；或者伏在神的宝座下忏悔我生的罪恶。从前热心要实现的希望，现在都一齐包好，让水晶的匣子盛着，埋葬在海底！



任那一切的余烬燃着，或有一天狂风把他们一齐吹化呵！

当灵肉分裂的时候，我把灵魂轻轻向云头浮起，用着灵的眼望着病榻上的我！不禁想人生诚然是可怜而悲痛，飘泊者的呼声，恰是隔了重重尘网的人所不能妄到的。

我确是太痴了！在这样人间，想求到我所希望的星火！人生只应当无目的转着生之轮，服从着严酷的制度！虽然人是具有理智的判断，博感的系恋；但同时人类又组织了一切的制度和习惯；你绝无勇气，把许多蜃壁都粉碎了，如你心一样的要求！这种压伏的宇宙下，遂迷漫了失望的呼声！

病的时期内，我就这样不断的运用我心的工作；我毫未觉着光阴是怎样飞驰——像金箭一样的迅速！我只觉太阳射着我时，脸上现着金辉色！可怖的黑暗侵到我的病屋内，只有烈炽的火焰，似乎和这黑暗搏战！

静静的夜里，只听到心浪的起伏，钟声的摆动；有时远远的一阵爆竹声，但没有多时仍归寂然，那时我联想到一件往事：

“依稀是八岁的时候，我也是在新年中忽然病了；我由厢房的窗上，知道了新年中的点缀。雪花铺满了屋顶和院中的假山；一棵老槐树上，悬挂着许多晚上要放的鞭炮；远看去像挂着许多红绿的流苏。客厅的门上，挂着大红的彩绸，两旁吊着许多玻璃灯。

母亲嘱咐了监督我的王妈，没有出房门的权利；或许是怕我受风寒，那时心里很不快活；总想有机会出去玩玩。一到灯光辉煌的时候，母亲怕我孤寂，就坐到我的小竹床上，用伊软绵的爱手，抚着我的散发，谈许多故事给我听。当我每次由睡梦中哭着醒来的时候，母亲准在我旁



边安慰我。虽然是病着，但药有母亲看着王妈用心的煎，并且有许多样的汤点给我吃。父亲有了工夫，也踱到我的房里来看我，有时还问问我“已认过的字忘了没有？”

当那时我毫未知道在母亲的帏下生病，是多么幸福的事！这种温柔的仁爱，我就那样使他不得意过去。现在我在天涯已飘泊四年了：当我缠绵床褥，心情烦乱，医药无人过问的时候，我是怎样渴想我亲爱的母亲！系念我亲爱的母亲呵！

梦中有时能望到母亲的影儿，伊慢慢走到我的床前；把伊的手放在我发上抚着；我喜欢的张着双臂抱伊的时候；可恨的晨鸡又喔喔地叫了！追梦醒后，只有梅花的冷香，一缕缕沁入心肺；阑珊的疏影，在壁上盘曲蜷回的映着。床前确是立着一人，是我忠心的女仆，虽然伊也是伊女儿的母亲；但伊的影子绝不是我的母亲！

我确是囚在病笼中了；但朋友呵！请你立在云头向下界一望，谁是不受病笼羁束的？谁是逃出生命之网的漏鱼？病身体的，或不受精神的烦闷；病精神的，或不受身体的痛苦；我呢？精神上感受着无形的腐蚀；身体又感受迟缓而不能致命的斧柯！我的病愈重，我诅咒人生也更深；假如没有生，何至于使我病呢？所以我诅咒社会人情怎样薄浮，制度怎样万恶！我以为社会是虚的总名，藉以组织中心的还是人类——聪明的人类。

我或者是太聪明！或者是神经过敏！在我眼帘下的宇宙，没有完全的整个，只有分析的碎屑；所谓奇丽，只有惨淡；所谓愉快，只有悲哀。我以为世间一切奇丽快乐都是虚幻，而悲哀惨淡，确是宇宙中的主宰，万古不灭的真理！我对于生，感不到快乐，只有悲哀，同时我又怀疑着宇宙中的一切。